

从男神沦为废人，三次自杀后，他却活成了所有人的“救赎之神”！

他曾是清华附中全能男神，却跌下神坛沦为废人、三次自杀未遂……他用了整整38年，把悲惨活成了诗歌，再次如同神一般，救赎了自己读本物语，救赎了他人！

有人说，在中国，能读懂他的人，都不是一般人，你的阅历越广，越能读得懂他！倘若你觉得人生幸运，那么，你应该读读史铁生。倘若你觉得人生充满不幸，那么，你更一定要读读史铁生！

你也许看过他写的《我与地坛》，却没有看过他被命运摁在轮椅上，也依然精神傲立！

他，就是史铁生。

从清华附中的全能男神，到被上帝按住的“废人”，1951年1月4日，史铁生出生于北京，中学就读于清华附中。他是千里挑一的顶尖学生。他不但作文写得好，还会朗诵，他喜欢物理，懂无线电。

他还是个运动健将，乒乓球、排球、篮球样样精通，尤其擅长80米跨栏，他跑起来像刚出斗兽场的野牛，只要有他参加的比赛，一冲就是第一名。

身材健硕，风华正茂、才华出众的他，当年是全校女生崇拜的男神。他想上清华大学，读理工科。假如没有后来这么大的人生曲折，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，或者物理学教授，或者工程师。

不过，命运历来不相信预测，更不兑现保票。命运跟他，开了个残酷的玩笑，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……

16岁时，他初中毕业，却正逢“文革”而中断学业。18岁那年，史铁生去陕北延川县关家庄插队。住在窑洞里，陕北的冬天，窑洞冷得像冰窟窿，史铁生就用大衣裹着脑袋，身体蜷成一团。

碰到下雨下雪，就钻进牛棚，牛棚里尽是粪尿，连打盹的地方也没有。20岁那年，史铁生在山里放牛，遭遇暴雨和冰雹，无处可躲。

沟沟壑壑的黄土高原上，只剩下暴雨中的史铁生和一头老牛。

雨停了，史铁生大病一场。他以为自己的身体强壮，扛一扛就过去了。

结果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，他站不起来了，他跟医生大吼：你不治好我，我拿菜刀劈了你。

一年多后，离开医院时，他已经下肢彻底瘫痪，只能由爸爸用轮椅推着回家。

此时，他21岁，从80米跨栏冠军变成了一个轮椅上的人。而命运给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。

1980年，他又得了肾病，医生说：他一生只能插着尿管，带着尿壶，而且身上永远都会沾着尿味。

这样的活不如死，他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。他曾三次自杀，但都未遂。史铁生的妹妹史岚回忆道：“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，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，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，全院电灯瞬间熄灭，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。”

他早已放弃治愈的希望，可有一人说什么都不会放弃，那就是，他的母亲。

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没救了，母亲却还到处找大夫，打听偏方，史铁生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，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，他会突然砸碎面前的玻璃，听到李谷一甜美的歌声，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墙壁。

而这时，他的母亲，就会悄悄地躲出去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偷偷听着动静，当一切恢复沉寂，她又悄悄地进来，眼边红红的，看着他……

他经常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，独自去附近的地坛待上大半天，从园子回来又什么话都不说。

他一心以为自己，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，却不知道儿子的不幸，在母亲那儿是要加倍的。

母亲知道他心中苦闷，所以从来不拦着他去地坛，有一天，母亲带着央求般的神色说：北海的菊花开了，我推着你去看看吧？没想到，母亲走出屋子去准备，却再也未能回来……他一直不知道，母亲患有严重的肝病，邻居把她抬上急救车时，她还在大口地吐着鲜血。

母亲走的时候才49岁，还那么年轻，那么美……母亲去世后，他的天又塌了一次，他也终于明白，要么好好活着，要么立马死，纵有一万种选择去死的理由，但死却是一件，无须着急去做的事，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，也不会错过了的事，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。

从此，他心中有了一个动力，那就是：让天堂的母亲感到骄傲。

他将生活的恨，淬炼成轰轰烈烈的爱！史铁生，这个被命运一次次捉弄的年轻人，也和每个青年人一样，因不解而痛苦，因疯狂而沉沦，但最终，他将无法展翅的悲戚，淬炼成对生活轰轰烈烈的热爱。

母亲走后，他更经常去地坛。史铁生说：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，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。”

史铁生的车轮，压过地坛的每一米草地。他带着书，读一段，摇一段，有想法了马上停下，摇着走时可能又有更好的想法。

他渐渐带上了本子和笔，到园子的角落偷偷地写文章。他的《我与地坛》被公认为，中国近50年来最优秀的散文之一。有人甚至说：到北京可以不去长城，不去十三陵，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坛。他选择了活着，选择了走文学之路，来救赎自己。

他开始一边写作，一边找工作，在仿古家具上画画，每天就摇着轮椅到街道工厂去上班。

每月挣十几元钱贴补家用。他住在北京一个大杂院的最里边，从院门到屋门，轮椅得走过几十米坑洼不平的土路，一不小心，轮椅就要翻车。

轮椅翻了，史铁生也不喜欢喊人，就坐在地上先扶起轮椅，再用双臂把自己硬撑上去。

1979年，在西北大学中文系，办的刊物《希望》上，史铁生第一次发表小说《爱情的命运》，开始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一条路。也为自己的爱情，打开了一扇窗……

一把轮椅，让他度过了绝望狂躁的青年，也使他参悟透，多变无常的人生。此后声色犬马

的欲望人生，在他的面前变得苍白庸俗。也让这个有着火爆脾气的年轻人，安静了下来，愈发积极和乐观……得了尿毒症之后，他甚至调侃自己：“起落架（两条腿）和发动机（两个肾）一起失灵。”

他很少闷闷不乐、敏感、古怪，他笑起来小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，像是对某个恶作剧彼此心照不宣似的。你绝不可能在他那个年龄的，其他作家的脸上看到，那么单纯而又灿烂的笑。

他的小屋只有六七平方米，朋友们去看他，他异常开朗，聊起天来滔滔不绝。

文学，体育，历史，旅游，天南海北，无所不聊。尤其爱聊吃的：“羊肉还是牛街的好！酱牛肉还是白纸坊的地道！”只要好玩的事，好吃的东西，他都为之痴迷。作家王安忆第一次去看他，以为他会讲述人生无常，结果他从头到尾，聊的都是饺子。王安忆感叹道：他的乐观和率真，让我们这些身体健康的人都自愧不如。

还有一次几个朋友去看他，赶上饭点，他拉着他们说：“都别走，我给大家伙儿做饭。”然后就坐在轮椅上，撸起袖子开始炒菜。

一边炒一边和大家有说有笑。那顿饭，几个朋友都吃得泪流满面。原来，命运可摧残一切光鲜皮囊，却杀不死坚强乐观的灵魂。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，而是能含着眼泪依然奔跑。

把疾病交给医生，把命运交给上帝，把快乐和勇气留给自己，他从未曾奢求过爱情，而爱情却悄然而至了。她叫陈希米，比他小10岁，右腿有轻微的残疾，她还是西北大学中文系主办刊物，《希望》编辑部骨干！史铁生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，竟悄然敲开了他爱情的门。因为太喜欢他的文章，她便和他通信，他们之间写了上百封信后，1989年，两人初次见面了，他们像是相识多年的故人！

他对陈希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正是我想要的样子。”在此后二十年的婚姻里，陈希米成了他的双腿，两人相濡以沫，日子清贫艰苦，却过得有滋有味。

他对她说：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，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。她对他说：我是铁生的妻子，所以才要做更好的陈希米。

陈希米推着史铁生去看电影，去找史铁生爱吃的小馆子，史铁生给陈希米念叶芝的《当你老了》。两人共读一本书，史铁生读得快一点，陈希米就要他讲，他还故意卖关子：“那你给我做顿炸酱面，我就告诉你。”他们的生活真的很幸福，不是给别人看的那种幸福。生活的幸福美满，让他有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。爱情，其实就是一次平静的相逢。他们遇到了，就是遇见了另一个自己。两人并肩站在世界的同一边，再一起往前走。一起战胜生活的困苦，一起战胜病痛的折磨！

他是真的不惧怕死亡，面对死亡，他这样写道：快乐并且有所作为地再活上几十年，而非自暴自弃地去等那最后一刻……把疾病交给医生，把命运交给上帝，把快乐和勇气留给自己。史

铁生爱看体育比赛，尤其是跑步和足球。最爱刘易斯，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，下辈子有个像他一样健美的躯体。

直到刘易斯在奥运会上输给约翰逊，史铁生明白：“上帝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，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。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，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，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，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。”

可是命运从来就没有公平过。在史铁生刚刚得到幸福的爱情时，命运又给了他重重一击。他尿毒症越发严重，肾干得像核桃。史铁生一个星期三天都在医院透析，每次透析4个半小时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看殷红的血在体外循环过滤，再循环，再过滤，血一圈一圈又重新回到身体里。这样的日常，他整整过了12年！直到动脉、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……熟悉他的护士都说：“你的名字真没取错，你的命比铁都硬。”他的身体，被上帝的手摁着坐了下来，但他的精神，却超乎常人地坚强站立起来！在病痛折磨的“间隙”里，史铁生创作了20部短篇小说、6部中篇小说、2部长篇小说、18部随笔散文、2部电影剧本……

今天不用流泪，不用悲伤！这是他的节日！

然而，那样的一天终究是来了！那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，12月31日，他做完透析回家，突然感觉头部剧痛，等被送到医院时，突发脑溢血他已经昏迷了。送到医院后，陈希米扶着他的头，像平常在家里一样，淡淡地说：“没事了”，“你别动。”旁边懂医的人劝她：别弄了，他没有意识了。陈希米没听到一样，继续扶着说。

晚上九点多，他的老朋友、医生凌锋赶来，轻轻翻开史铁生的眼皮，发现瞳孔已经渐渐放大。陈希米签了停止治疗的同意书，还要签一叠器官捐献同意书。史铁生的遗愿是：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。

2010年12月31日3时46分，史铁生在武警总医院停止了心跳呼吸，表情轻柔而安详，“像睡着了一样”。还有4天（1951年1月4日出生），他就60岁了。

所有医护人员走向他，三鞠躬。开始肝脏移植手术，肝脏被飞驰运往天津。9个小时后，史铁生的肝脏在另一人的身体里苏醒。根据其生前遗愿，他的脊椎、大脑捐给医学研究……他留有遗嘱，身后不送花圈，他曾不止一次说过，死亡，是他的节日！四天后，在他六十岁生日那天，几百人来到798艺术区，召开了追思会。

这是一场“与铁生最后的聚会”，两天前，史铁生遗体在北京八宝山火化，同样没有哀乐和花圈，朋友们把鲜花撒在史铁生身上。这一天，陈希米裹着粉色大披巾，彩色的水钻花朵型发夹，把头发高高别起。她微笑着讲，最喜欢朋友聚会的史铁生，这次终于不用因身体支持不住先撤了。“他这次有的是时间和力气，和我们尽兴。”

发给朋友的邀请短信上，陈希米要求大家：一不带花圈、挽联，二可带漂亮鲜花，三要穿漂亮衣服。

张海迪穿着漂亮的大衣和靴子来了，带着60朵红玫瑰扎成的心型花束。铁凝带着一大篮红透的樱桃，还有人带来了超大的生日蛋糕，上面用奶油画着大大的“60”和“铁生走好”。

所有的人都带着微笑，就像他还在，与他畅谈着，与他一起大笑……屏幕上放起了史铁生自己拍的视频：

陈希米在院子里拄着单拐。史铁生说：“往上走，一直往上走”陈希米转回头，眼睛笑得弯弯的……

史铁生最喜欢的外甥小水走上台说：不用悲伤，他已经说过很多次，这个是他的节日……

38年，他救赎了自己，更救赎了太多太多的人！他是这般热爱着生活，他走了，而这份爱还在继续。

陈希米总是随身带着他的骨灰，以前他坐轮椅时常跟她说：很想念坐火车的感觉。她就带着他的骨灰，去坐火车一路向南。

他还曾对陈希米说喜欢德国，她就带着他的骨灰一起去了德国。在德国小镇罗腾堡，她长久地驻足，在露天广场的那一刻，她感受到了，他就坐在电动轮椅上，还是穿着那件蓝色的风衣，就在她的身边，也在这样看着……

到了夜晚，她总是会想起他，想起他的身影，想起他的话语，想起他的一切。

她时常看着他的照片喃喃自语：别忘了，你说过的下辈子还要娶我，还要娶我……

生活就是这样，真正的强者不会因为某件事而壮烈死去，而会因为某件事兴高采烈、认真地活着。

史铁生是这样，仍旧爱着生活的陈希米更是如此！他生前常说：“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，人的命就像这琴弦，拉紧了才能弹好，弹好了就够了，我尽力了，所以没有遗憾。”

作家何立伟说：“史铁生就像一座佛，参透了生死、贫富和一切欲望。”

命运从来可以摧残一切光鲜皮囊，却杀不死坚强灵魂。他一生只活了59岁，在残疾病痛中过了38年，就是这样一个几乎一生坐在轮椅上的人，却比很多站立的人身影更长，灵魂更高。

史铁生，他一定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敬佩的作家之一。

他的写作与生命完全连在了一起，用残缺的身体，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。

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，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，他睿智的言辞，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……

史铁生用他短暂却炙热的一生，告诉我们所有人：现实是残酷的，生活是艰难的，但是却可以用微笑，努力让它们变得柔软。史铁生虽然走了，但早已化作天上星辰，照亮人间之路。

今天，是他66岁的生日，他一定看着他最爱的妻子，微笑着、奔跑着……读史铁生，阅历越广，越懂他的旷达。

挫折越多，越懂得他的坚强。苦难越深，越懂得他的乐观……相信每一位读到史铁生故事的人，都是一次心灵的救赎！